

牛年说牛·听文物讲故事



黄河大铁牛：

进小学课本，到底有多“牛”

在蒲津渡遗址博物馆，4尊铁牛排成两排，面向黄河，怒目圆睁，侧耳聆听，前腿蹬，后腿蹲，好像在进行拔河比赛……千年时光流转，铁牛几经沉浮，每次“面世”都备受瞩目。宋朝怀丙和尚捞铁牛的故事，因写进小学课文而家喻户晓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牛是镇水神兽。这尊铁牛“生”来就被寄予守护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。

山西省永济市蒲州故城西门外不远便是蒲津渡遗址。唐开元十二年，唐玄宗倾全国之力，派人铸造铁牛为地锚，修建坚固的浮桥，改“竹缆连舟”为“铁索连舟”。

一时间能工巧匠汇聚于此，热火朝天地铸造以铁牛为代表的铁器群。他们以黄蜡雕塑造型，将澄泥涂于蜡模外，用火烘烤，待泥模烘干后蜡液排出，再堵住排出口，灌入洪流般火热铁水，当铁水凝固后打碎泥范，铁牛顺利成型。

专家测算，这4尊铁牛每尊重达45吨至75吨不等。“这是一项国家工程，无论铸造技术还是雕塑艺术，都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。”曾负责铁牛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刘永生说。

仔细观察，大铁牛头戴漂亮头饰，骨骼粗壮，肌肉丰满，牛角形似犀牛角，长尾甩在背上，牛气袭人，铁骨铮铮。4尊铁牛相似中有不同，写实里蕴含夸张成分。

在每尊铁牛底板下方，有和牛身相连的6根长铁柱。它们向前倾斜，牢牢扎入地下，使地面上的铁牛可以承受来自浮桥的水平拉力。

专家们考证，在对蒲津浮桥不断维护下，黄河两岸8尊铁牛连续“工作”了约500年，直到蒲津浮桥被金元战火毁掉，它们才卸下肩头重担。

随着黄河逐渐向西改道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铁牛也渐渐没入泥沙。

永济市博物馆原馆长樊旺林坚信铁牛的存在。他深入黄河滩涂探查、到民间走访，1988年开始正式寻找铁牛。一年多后，黄河东岸的4尊铁牛，连同铁人、铁山、铁柱等面世。由于临近黄河，空气潮湿，地下渗水不断，出土后的铁器腐蚀严重，锈迹斑斑。黄河西岸的4尊铁牛仍埋在泥沙里，没有被发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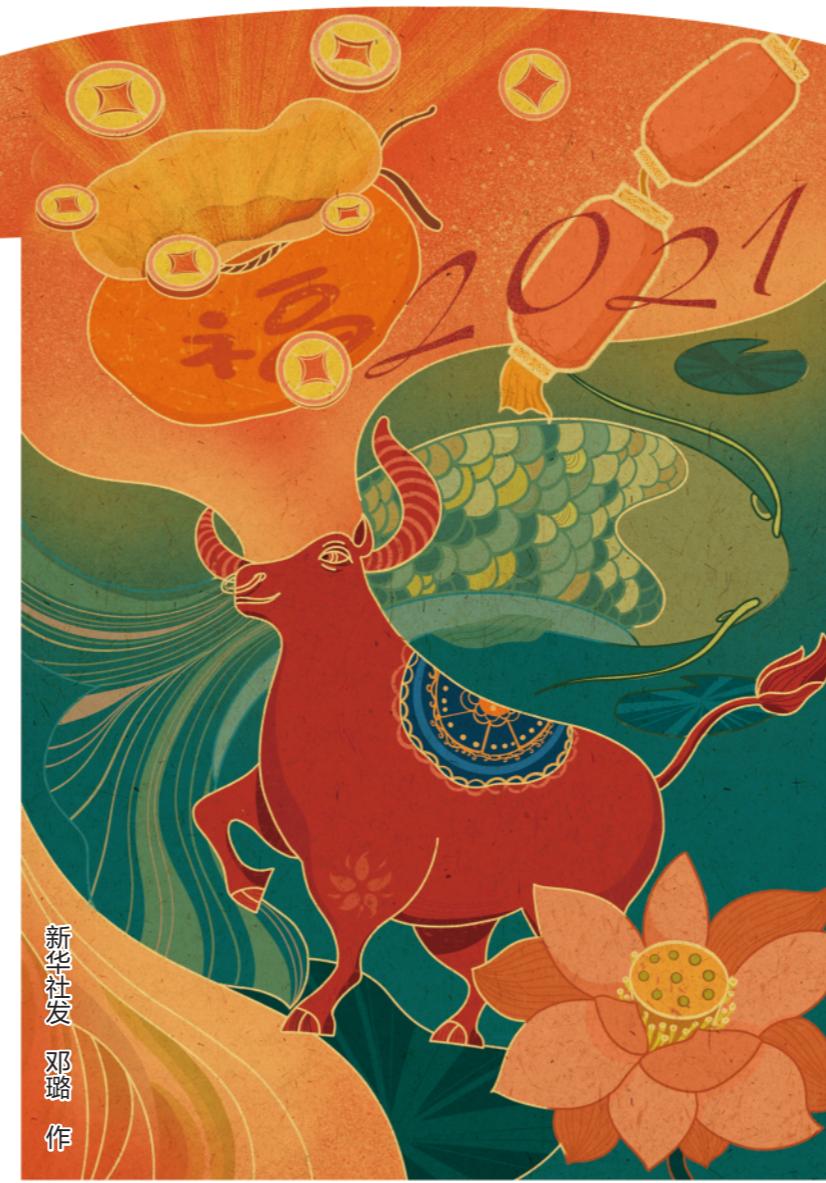
黄河大铁牛的发现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。经过两次考古发掘，人们将铁器群在发掘原址上提升了12.2米进行保护展示。

“考古发掘印证了宋代怀丙和尚捞铁牛，重建蒲津桥的真实性。”刘永生说。

如今，卸下重担的铁牛

们依然膘肥体壮，一幅“沧桑未改牛脾气，进退还凭铁骨头”的气势。中国桥梁专家唐寰澄认为，唐开元铁牛是有实际功能的艺术珍品，是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。

(记者王学涛)据新华社太原电



敦煌壁画中的“众牛相”

肌肤紧绷、惊恐回望，一头被猎人踏马追逐的受惊野牛跃然眼前。

这幅莫高窟最有代表性的狩猎图，绘于距今1400多年前的西魏时期。较之唐代壁画的纯熟，早期壁画更具想象力和原始的美感。

“只用寥寥数笔，古代画工就勾勒出山林逐猎的紧张气氛和野牛的雄健姿态。”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杨秀清说。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，这幅壁画与19世纪印象派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处，不苛求细部，重在营造整体氛围。

杨秀清介绍，敦煌壁画中关于牛的画面众多。古代画工从大自然、社会生产、佛教故事中广泛取材，创作出了形态各异的牛。

农夫挥鞭、黄牛犁地，莫高窟第23窟的雨中耕作图描绘出唐代的农耕生活。在第445窟的壁画中，牛犁地用的是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曲辕犁。

敦煌壁画中，不少与牛相关的画面都与佛教故事有关。在第148窟，

有一幅牛王救太子的壁画。画面中，一群牛围绕着一个卧地之人，牛王舔舐着他的眼睛。

杨秀清说，这幅壁画讲述了一个向善的故事。利师跋国善友、恶友两位太子，为替百姓寻宝，两人出海历险，终于找到摩尼宝珠。不料恶友太子心起歹意，竟夺走宝珠，并将哥哥的眼睛刺瞎。善良的牛王在看到因饥饿晕倒的善友太子后，轻轻舔舐他的眼睛，将刺取出。

敦煌壁画中的牛也有“异域风情”。在莫高窟第61窟的甬道，绘有“黄道十二宫”，也就是人们今天常说的“十二星座”，金牛座就在其中。

杨秀清说，“中国有二十八星宿，西方有黄道十二宫。后者在唐代就已传入中国。这幅壁画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例证。”

杨秀清说，敦煌地处多元文明交汇处，“众牛图”折射出敦煌文化创新融合、兼收并蓄的特质。(记者张玉洁、张睿) 据新华社兰州2月13日电

牛年已至，千百年来，牛性情温和，任劳任怨，是人类的好伙伴。但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中，却展现了一头令人生畏的野生水牛。

现藏于殷墟博物馆的亚长牛尊，在灯光下泛着幽幽青光，只见牛角弯曲有力，四足粗壮结实，牛前伸，双目大睁，牛口微张，一看就不好惹。

“这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，通高22.5厘米、长40厘米、重7.1千克，生动展现了成年水牛的雄姿。”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说。

尊，出现于殷墟时期，沿用至西周早期，是一种青铜酒器。通体遍饰神性动物纹样的亚长牛尊，更是殷商时期人神沟通的媒介，担负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。

“牛身满布龙、鸟、鱼等20多种动物纹饰。最为突出的是牛腹两侧各饰一只猛虎，虎头低垂于牛的前腿处，虎尾上卷在牛的臀部。”何毓灵说。

拥有如此精美的随葬品，墓主人身份非同寻常。墓中共有131件青铜器上铸有铭文“亚长”二字。对比分析随葬品数量、墓葬面积等情况，专家表示，亚长是商王朝南部“长”国的部落首领，地位仅次于武丁王后妇好。

(记者桂娟、李文哲)

事实上，殷墟以牛为形象的还有玉器、石器、陶器等，也有用浮雕状牛头及牛头纹饰装饰的青铜器。无一例外，从牛角可知，都是水牛。

研究表明，殷墟时期的水牛与家养黄牛不同，仍为野生。甲骨卜辞中常常记载，商王外出狩猎，捕到一种叫“兕”的动物。

有专家推测，兕正是野生水牛。也有专家将这一野生水牛起名“圣牛”。

“在殷人观念中，未能驯化的动物野性十足，充满神秘，让人产生敬畏之心，从而促使人们模仿、制作其形象，甚至加以崇拜。”何毓灵说。

三千年时光流转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圣牛牛终究未被人们驯化，而是逐渐灭绝了。所幸，在亚长牛尊的见证下，“牛人”的威猛和牛的故事仍在江湖流传。

(记者桂娟、李文哲)

新华社郑州电

穿越三千年，惹不起的“牛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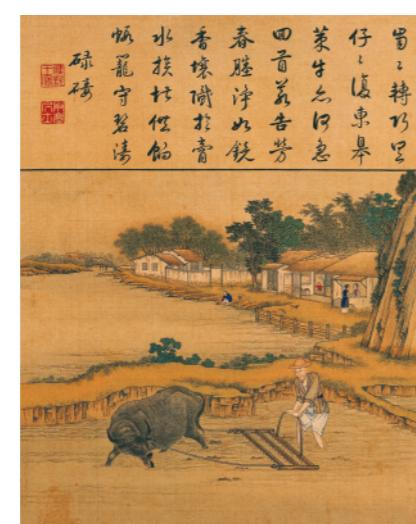
亚长牛尊：



这是铁牛及其下面的斜柱。
蒲津渡遗址博物馆供图

胤禛耕织图册：

四阿哥下田赶牛的样子，见过吗



胤禛耕织图册中的四阿哥下田赶牛。
故宫博物院藏

清瘦的四阿哥胤禛留着他标志性的胡子，被绘成农夫容貌，下田赶牛。他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、足穿芒鞋，持缰绳、扶竹竿，在微雨中迎风站在耙上清理杂草；劳作久了，牛扭头看主人，似欲休息片刻……

一本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胤禛耕织图册，生动传神，在雍正帝登基前由画师仿照康熙帝御制的耕织图册精绘而成。图册现存52页，6页为未定稿，其余46页中耕图、织图各23页，每幅画上都有胤禛的亲笔题诗，并盖有“雍亲王室”和“破尘居士”两方印章。

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李天根介绍，耕织图出现于南宋，描绘劳动者耕作与蚕织的场景，具有十分直观的普及农业生产知识、推广耕作技术、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。清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，康熙南巡时观览到此图，慨叹万端，遂命宫廷画家重新绘制，并予以刊行推广。

经过明末战乱，清初农业极为萧条。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王光尧认为，随着平定三藩等大规模战争的结束，发展农业生产，继而促进人口增长、商业繁荣成为康熙帝的当务之急。因而南巡归来的康熙帝大力推广耕织图，有着重大政治历史意义。

一些人认为四阿哥制作这本耕织图册是博得父皇好感，从雍正帝

聂卉说，胤禛把自己和福晋的形象代入耕织图册中，他的藩邸有嫡福晋那拉氏、侧福晋年氏、格格钮祜禄氏等人。

幼时的乾隆帝，以及近年大名鼎鼎的“甄嬛”是否与四阿哥一同出现在“牛郎织女”画面中？聂卉表示，据现有材料已很难对胤禛之外的画中人予以识别，但三百年后，人们仍可从画中看到的是胤禛阖家对耕织的推重与践行。

胤禛即位后，是否仍像耕织图册中这样重视农桑？聂卉说，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雍正帝先农坛亲耕图可以给出肯定答案。

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副研究馆员董绍鹏介绍，画面中的雍正帝身着明黄色朝服，扶着金色木犁，神情专注；两位耆老在前牵黄色耕牛，两位农夫躬身扶犁，顺天府和户部的官员跟随在雍正帝身后播种。

再一次以下田赶牛的形象出现在画中，胤禛已不再是耕织图册里怀田园之思的四阿哥，而是雍正帝。

四阿哥“有点萌”的农夫形象和他的农桑情怀也吸引了“95后”青年的关注。去年，在上海求学的王雨洛就把胤禛耕织图册选为她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。“不知雍正帝亲耕之时，是否会想起当年在耕织图册中暗含的心愿已经达成。”王雨洛说。

(记者翟翔)据新华社北京电

滇王“存钱罐”：

看似憨厚的牛，也会将虎逼入绝境

牛看似憨厚，惹急了也会将“百兽之王”老虎逼入绝境，反败为胜。

有古滇人似乎目睹过这一罕见的激烈场面，将其生动展现在用青铜器铸造的一个“存钱罐”上，后来它出现在了某一代滇王的墓葬里。

这是一件古滇国文物，名为“动物搏斗场面铜贮贝器”，199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(现晋宁区)石寨山，今藏于云南省博物馆。考古专家表示，贮贝器本就少见，难得可贵的是上面还有相当精致的立体雕塑和场景复原。

器内满贮贝壳，通高42.8厘米。器身作细腰圆筒型，局部饰阴刻勾连螺旋纹。腰部铸有左右对称两虎形耳。平底，底有四只片状兽足支撑，器盖上铸有立体动物搏斗场面，为两牛一虎相搏斗：一虎居中作嘶吼状，两侧各有

一牛，均作搏斗状。虎一条后腿被一牛的角挑穿。器盖中心有一树，上有两猴两鸟，两猴相背蹲在树枝上，尾相缠绕，两鸟作惊恐之状，振翅欲飞。

长期以来，牛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老实，可这件贮贝器上的两头牛却是尽显“王者之态”。有学者表示，彪悍的峰牛可能将百兽之王逼入绝境，或是墓主生前征服劲敌开疆扩土的真实写照。“猴子都惊得爬上了树，这搏斗场面得有多激烈！”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说。

在古滇国，贮贝器的器盖是能工巧



动物搏斗场面铜贮贝器。
云南省博物馆供图

匠一个重要的“艺术舞台”。长期研究青铜器的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、研究馆员樊海涛介绍，器盖上面上演的“剧本”均经过精心构思，表演者有人有动物。而动物题材中最常见的是立牛，有一牛、五牛、七牛乃至八牛者，其他动物形象还有虎、鹿、兔、飞鸟等。

贮贝器作为贮藏贝币的容器，一般出于规格较高的贵族大墓里，而在一般阶层的墓葬里并无发现，这说明贮贝

器是当时贵族的专属器物。马文斗表示，贮贝器实际上发挥的是一种象征意义，表明该贵族特别有地位、有财富，而牛也是古滇国财富的象征。

那持有这个贮贝器的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有专家称或是某代滇王。

古滇国是云南历史上创造过灿烂文明的古王国，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，境内主要民族为古代滇人部落。长期以来，由于考古资料匮乏，外界对古滇国文化认知极为有限。

1996年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石寨山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，这是继1955年至1960年四次发掘之后的又一次清理，共清理墓葬36座，出土文物300余件(套)。担任考古领队的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表示，在规模较大的71号墓，他们发掘了一批以青铜器为主的随葬器物，其中包括这件造型奇特而精巧的“动物搏斗场面铜贮贝器”。

“墓主应是地位较高的贵族，也不排除是某代滇王的可能性。另外，从猴首人身剑、三牛鼎、狐狸斧及其贮贝器上的猎人与动物搏斗场面等看，我们推测71号墓主应是一位狩猎爱好者。”蒋志龙说。(记者严勇)

据新华社昆明2月14日电